

集部

整菴存稿卷十

明 羅欽順 撰

疏一十二首

缺三首

獻納愚忠疏正德六年秋時為南京國子司業

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録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既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君之義尤以獻納為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見僅同於坐井頑石謾期於補天伏乞聖慈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

幾愚臣圖報之萬一也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葢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襃賞功臣廷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宫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脩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苟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

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繆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為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聖心為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為脩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連之樂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奉先殿之朝謁或妨兩宮之定省時曠宗藩之奏

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疎況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多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為脩德之要也陛下審能勤御講筵痛節遊宴將見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篤生元良永為民主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

日昳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我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名而訪問商確臣惟此皆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

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逺虧損實多臣愚伏願陛下甞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者皆得以盡亹亹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蠻夷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如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憂勤惕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

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衙及藜藿中流砥柱過彼

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繫朝廷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痡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於心況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之助彼致聲生勢長因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為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措為先葢凡為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

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鬱將何以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然增重乎朝廷哉此愚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為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善勿以微勞貰大姦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謟進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我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葢與天地相為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

理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有第源源而來行蕭之詩載歌具爾伏讀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為缺典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

以勞費之故然臣伏讀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踈上以顯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宗室朝宗之義光昭祖訓隂折姦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國家益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

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葢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縁為姦變亂文籍盜伺其便攻陷城池似臣隣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及朞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為民也臣愚以為天下之縣皆統於府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

既省科斂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為吏至長子孫我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茍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

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
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
陞布政使葢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
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
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
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厲
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
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為時方多事

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遞遷隆久任以為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各專一道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儻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

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焼聚落殺虜人民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㸃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勑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刲刲無餘安危所關

變在呼吸始謀不盡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

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葢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陛下省覽之餘倘不斥爲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來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疏入留中

考察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年時任太常寺少卿

臣才不逮人學未聞道遭逢聖代忝竊賢科受恩兩朝

躋位四品職甚清而每慚於寅直禄逾厚而無補於涓埃矧年力之向衰兼肺腸之有疾誠合退藏於空谷豈容久混乎清朝考察方嚴自陳敢後如蒙乞勅吏部放臣致仕回還原籍俾全拙守以謝素餐則自始至終莫非天地生成之賜矣

災異自陳乞休疏正德十一年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以駑劣待罪南銓側聞數月以來風霾屢作於京師荒旱遠連於陜洛穆清之上方用焦勞小大之臣咸懷

憂懼臣夙夜亦加循省惕然不敢以自寧者竊以災異之來實由庶政庶政厖雜責在百官惟百官皆得其人然後政理日修災異可弭有如臣者才猷短淺學識迂疎當此多事之秋曾無一毫之益理當求退以讓賢能伏乞皇上察臣愚衷特賜俞允俾才不才各當其分庶有益於修政之實而臣亦獲免乎妨賢病國之譏不勝區區至願

乞歸省疏正德十二年冬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正德五年蒙恩起廢復除南京國子監司業六年三月到任管事自後兩蒙簡拔以至今職恪守官次於今七年臣有父用俊在堂先蒙聖恩以臣第欽忠出納命令徵勞封通政使司左通政今年八十有一歲矣臣久違定省晨夕興思而臣父老境彌侵亦復念臣不置伏覩國朝著令京官供職及六年者其親在例許歸省近時臣僚節有援例上請者每荷矜從臣雖愚庸而為人子一也伏乞至明垂照大

造曲成容臣照例省親以少篤夫私恩依期還任以勉盡乎公義臣舉家欣戴何有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再陳情悃乞休疏 正德十四年秋

臣先以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疾病交侵不能赴部具奏陳乞休致奉聖旨羅欽順學行老成著照舊用心辦事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為缺官事會官推舉具題節該欽奉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近日連得咨報一一恭行捧讀訖因伏以思期月之

閭兩蒙恩命諭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感激之至慚懼交深分當力疾赴京委身供職庶勉策於駑鈍期少答於鴻恩欲求終遂便安固臣之所不敢也惟是銓衡所寄參佐必須得人臣以多病之軀無能之質南銓事簡猶覺弗勝幸滿三年因乞休致今來求退獲進去簡即繁病既有妨才復難强坐糜廩禄何補絲毫必將累聖上知人之明損清朝序位之美而臣之罪悔其何以追贖哉是以心雖切於報恩慮不忘乎審

已深惟疲苶弗稱高明用敢再具封章申前所乞仰惟
天地之量日月之明伏望赦臣煩瀆之誅察臣衰朽之
跡容臣辭免令來所改官職准令致仕以養無能則朝
廷之舉措得宜而愚臣之進退皆寵光之所被也臣無
任祈恩俟命踧踖屏營之至

謝賜先臣祭塋疏

臣先於嘉靖二年四月内丁父封南京吏部右侍郎用
儉憂竊思所以假寵几筵增光窀穸者具以情事上聞

荷蒙聖慈俯垂憫念賜祭與塟有司承命奉行惟謹祭禮既以時舉墳塋工亦完備榮光焜耀垂映無窮臣舉家存殁無任感戴天恩之至臣於襄事之後即圖趨造於朝百拜稱謝不期舊疾舉發下血不止展轉牀席自春涉秋耗損過多氣力全乏至今動履艱澀欲進不能若更稽遲愈增罪戾臣誠惶誠懼令親男國子監生羅珝驅馳赴京代行祇謝之禮臣北望闕廷神爽飛越仰祈天鑒俯燭下情

辭免禮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三月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內開節奉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學行老成公議協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原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伏乞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著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孤露餘生日就枯槁不意聖明復㢢收用訓辭下

逮有赫其臨義重身輕敢忘圖報惟是審己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間隨時損益自不能無為禮官者茍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適當良未易言況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累千百計自非强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至愚然自知頗明不敢有隱平生所學僅通章句其於大道初未有聞特此以居禮曹將何以為折衷之本加以賦禀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十有三而精力覺已全乏視昏

聽重心思短淺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禮愆忘之患其能免乎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聞命以還慚懼交集凜措躬之無地爰瀝懇以籲天語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聖明垂照察臣悃愊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朝廷之舉措惟允而愚臣之分義亦粗安矣臣不勝惓惓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嘉靖六年六月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

通內開爲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舉具

題奉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差官去催取著

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寵命再新慚

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力憊勢難勉强

今復蒙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譴於頻

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

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鑒别其責皆歸於吏部尚書首任

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

庶幾可以仰賛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雖末僚且當辭避况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悃冒干天聽伏乞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矜臣之果不能特勑吏部收回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别選賢哲以掌銓衡

則庶績有其凝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茍全於晚節
誠仰賴於鴻鈞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乞休致
等因奉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
旨勉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
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謹已望闕叩頭祗受恩命訖理合具本謝恩

伏念臣一介書生粗通章句偶塵科第遂厠班行自翰林編修六遷而至今職叨享禄位三十餘年荷蒙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徵稱所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休章奏再騰俞音始降在臣私願亦既滿盈豈意聖慈垂念閒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賚恩加望外寵倍常倫誠由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有幸感激無涯竊揆餘齡無階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天拜稽祝延聖壽於億

萬斯年此則愚臣惓惓一飯不忘之義也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惟願陛下静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髙威治於百王𢌿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之幸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無任感戴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整菴存稿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整菴存稿卷十一

明 羅欽順 撰

題跋四首 銘三首 賛十八首 傳二首

題宋元祐辛學詩卷後

宋元祐辛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人人一首試國子祭酒豐清敏公豫焉遂屬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于清敏十三世孫封春坊諭德西

園君所蓋封君之先人方伯公初得板本於葉文莊公襲藏惟謹封君因別為寫本圖刻梓以傳今其嗣子原學以宫諭莅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稽其事而慨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幸君子之有後諸公健筆可謂盡之然余攷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元祐

末幾變為紹聖姦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說徒應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邪嗚呼其可爲永鑒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奉揚先烈然有子如宫諭將必於清敏有光余竊嘉之敬書於其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録後

珠林劉氏爲吾邑右族其先在後唐時來自金陵逮宋而人才輩出衣冠宦業他族莫或先焉入國朝則有槎

翁東原兩先生俱負重名槎翁受知高皇累官至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東原晚歲乃起爲豐城教諭竟卒於官詩禮之傳至于今不乏也東原五世孫經美服膺世德曰篤不忘嘗輯爲遡源錄一書六世孫桰繕寫成帙而經美卒矣桰之父經助君以余嘗表章槎翁遺文宜若爲知言者特來請序夫懿德之好人情之所同也余何知敬受而閱之上下數百年間劉氏文獻之盛粲然畢具前輝後映可敬可仰錄中有先德錄序數首余

三復焉固此錄之所本乎經美賢哉其可謂善述也已錄凡十有八卷字皆端楷首尾無一筆少縱非用心之精專者不能經助隱居授徒學行淳篤寶藏此錄及東原遺文比之天球河圖然非其人未嘗輕出劉氏子孫之多賢於此亦可見矣夫爲人後嗣者誠篤念其先世之美所以圖惟紹述必將無所不用其至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將不於劉氏見之乎余魯且病弗能序其詳庸書此於末簡以俟

跋王宜右所藏蘭亭序刻本

右蘭亭序石刻一通元襄城楊伯謙先生以貽吾邑王竹亭先生者竹亭自誌所得年月于卷首凡十九字其字細如蠅頭點畫僅可分而一筆不苟前輩畜德之厚於此見之二先生以文字道義交閱其當時往還書尺甚富今獨存此竹亭六世孫宜右好古嗜學服膺先德奉藏惟謹蓋自至正甲申迄今已百六十餘年又可以見君子之澤矣欽順竊喜獲寓目焉敬書于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吾黨或未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與其倩張律景陽者所致朂者惟道義始終無一私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汙簡牘非其志之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願學聖賢者無隱顯無鉅細無久暫惟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致改齋其有見於此矣吾黨之士

得此卷而閲之則知其庸言細行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蓋誠知所取法以余為改齋知已特奉此卷請識一言余初識改齋於文字間契闊久之始獲一會輒忻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學者其説不一只爲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爲然顧行役匆匆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在余得與之下上其議論未必不歸於一也今其手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説者開合數四感

嘆無已景陽其亦有以識余意也夫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并序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庚子詔贈故南京工部尚書安成劉公宣資政大夫配淑人王氏爲夫人十三年二月甲子復賜公謚文懿贈以公季子刑部署員外郎秉鑒考績恩謚從公嗣子南京工部員外郎秉常請也命下中外之論翕然公初繼其父補伍盧龍景泰庚午發解京闈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擢編修遂削

戎籍累官至尚書以卒勅葬廬陵縣南塘之原今二十八年矣墳前既循例建享堂至是始備鐘鼓鑪鉼以嚴晨夕之奉範金有日秉常與其弟秉鑒謀曰贈謚重典也鐘重器也宜有銘遂以幣來請欽順嘉其合禮敬諾爲銘時則秉常已進郎中矣銘曰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於千萬里蔚著詞華深含德美用罔不宜媢于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揆多士如林永懷遺軌營葬南塘特廑勅旨夫人來祔並從先

妣霜栢霜松倏踰二紀恩典載頒公則有子惟子克孝克感宸衷惟皇仁聖惟舊德是崇穹階以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册於穆清風享堂作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充冶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休命以震于無窮忠惟世篤聲以實洪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思齋銘有小序

友人張君主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事于斯而略知其說矣為之銘曰

有貴於巳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茍惟勿思狥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始遠嘉我良友忠信為基反觀内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有動斯獲膏粱非旨文繡非華實茲天爵其貴曷加箕範軻書訓詞炳若要匪徒聞斯為善學一心既立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贊日新

蓄福堂銘為都御史張公大經作

於性令族累葉潛藏蓄久而發式宏以光大參挺出玉

質金相學優則仕力敏才長及民有惠敷政有方存心
制行罔敢不臧豈伊身計求福皇皇冀留于後爰以名
堂賢孫繼起一鶚高翔三紀在服勤厲自强官長御史
望尊巖廊歸承優詔樂且無斁矧多才子克紹書香雲
霄健翮千里頡頏宣水瀰瀰宣山蒼蒼兹堂信美名以
實彰有蕃來裔惟德之行祗循祖訓永永其昌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有序

此上模曾氏新廳一房五世圖也一世諱以浩號浩谿

二世諱楚芳號芳林芳林實新廳祖而圖始浩溪者本其所自出也芳林三子季良季高季倫良號良心二子士通士鑑高號高峰一子士斅倫號倫窓三子士賔士舉士珍六士之行惟士斅甫最後餘如所書之次焉第五世頗衆圖不能盡載載者僅三人首曰之儀良心孫也次曰之相倫窓孫也又次曰之雅高峰孫也於戲可謂盛矣蓋觀于此而其世德可徵焉欽順忝士舉翁孫壻拜贍有素景仰無已謹序其世而系以詞詞曰

洵美芳林新廳之祖允淑浩溪芳林之父新廳之盛實始二公三季六士益介昭融比于玄孫克承克似赫赫家聲光延五世非仁曷守非義曷為雲仍千億爾祖爾思

秀溪張氏五世圖贊

於惟華胄望我西昌百年五世世美重光翼翼徵君抱才弗試比于曾玄多有名位一經啟後雙桂題坊儒師宮教太守侍郎貴或以孫九卿是贈仕或以醫訓科是

稱紆青曳紫騰茂蜚英近而益信死者猶生乃眷玆圖
孝孫所作凡十四人貌皆儼若徵君有子亦謝徵書孝
孫有父亦安隱居隱顯雖殊休明有自行誼藝能文章
政事隆隆家棟實實國楨惟善之積而慶以宏彼積弗
恒驟榮遄落曽是朽株可施丹雘休哉張氏源遠流長
遺容濟濟生氣洋洋張氏休哉其傳無巳朂爾後賢式
遵前軌

自贊有小序

余近得良工爲寫家慶圖并寫此像日月逾邁不覺四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愧乎斯言因書數語以自勵時為南京國子司業已得請將奉老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溫習舊聞庶幾乎少有進爾弘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菴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羣行年四十爰始有聞厥聞伊何聖人可學昔豈不聞汎焉靡覺今其覺矣洞矚聖心川流山峙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曰惟敬

耳敬非有物要在不忘存久斯熟而外以方顔安屢空
曾事三省立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何慮何猜此
生難得尚勿虛哉

再從叔父舉庭先生像贊

學足以爲童子師而持身亦謹才可以為百夫特而見
義必趨足跡江湖惟致勤父母之養襟懐風月曾不忘
詩酒之娛繼承有子克廣令圖方怡顔於松菊遽畢景
於桑榆噫彼其懸諸天者吾莫如之何已然考其平生

之靡愜豈不可以占其餘慶之有孚也耶

族叔粹然先生遺像贊

氣質凝重德性沈潛君子之友後生所瞻孝友篤于家庭而每懷靡及學問通乎今古而常若未厭其衿裀之及門者類若江皋之植其文章之得意者自比水中之鹽器堪大受才亦旁兼謂千里其非遠曾一命之弗霑然而華屋永存乎遺像架書靡墜於殘籤其子孫之有立如此區區之窮通壽夭於先生豈足爲嫌

戶科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賛

雄姿山立雅度春融氣剛而志正學富而才充歌鹿鳴而發迹標虎榜而登庸肅衣冠於青瑣司獻納於九重侃侃乎匡時之論優優乎補過之功凜凜乎忘身之節惓惓乎致主之恭萊綵姜衾素有聞乎至性黯肝徹膽宜全具乎天衷然慮及千年而浮生爲已促官雖七品而流聞則無窮其浩然之在天地間者苟非益江湖之潤澤寧不助鼓舞於雷風也邪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像贊

貌肅而氣和言徐而行篤聰明出流輩之先孝友集家庭之福學之博尤致力於本原文之工早蜚聲於場屋甲第高登虎符分屬僉曰吉人允宜華轂夙興夜寐政無怠於浚明植弱鋤強民以遂其生育既敭歷於兩州屢光華於薦牘河有巨防畝蕃嘉穀秋曹遷秩凜直道於祥刑錦誥推恩慰深悲於風木暫謁告以來歸胡遺榮之太速偉諸子之克承奉遺書而肯讀

碭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道孔門之問學而文不偶於主司挺漢相之風儀而官僅止於司訓每致嚴於行之修初不計其屋之潤循循善誘作人遂破乎天荒翼翼小心裕後式資於理順故園虛窈窕之尋遺刻富清新之韻榮光之烜諒有在於箕裘聲譽之流將何分於遠近也

繁昌司訓松硐李先生像贊

其貌清臞其中則腴有才有識有詩有書篤家庭之孝

友端後學之範模既守經而不妄亦變通而非迂三世儒官允擅承傳之美八旬眉壽猶兼揮灑之娛茲所以鄉評歸重清譽孔都而出入遊從之密蓋莫非君子之徒也

潛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贊

德性端方天姿穎異文學夙成科名晚遂式膺一命之榮昭受百里之寄時當多事政尤謹於廢興歲且薦飢心克殫於撫字亶受直之無慚顧宜休之有二蓋明哲

囙足以保身矧賢郎復優於繼志仰令聞之猶新眷遺容之孔睟爰槩述其平生用永垂於後嗣

南平大尹本寛郭君像賛

和厚之氣望之可親篤實之光近而彌著夙窮家學之源雅擅文場之譽科名甲乙曽無怨於所司宦轍東西乃一安於所遇妙甄陶於芹泮教以有成勤撫字於花封政惟多恕年未及而遄歸身既閒而日豫廣庭危榭栽培可意之芝蘭白石清泉時撰探奇之杖屨方壽域

之高躋總塵襟而畢濾雖述贊之非工亦見聞之有據也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贊

貌魁梧而心則小文閎放而行則恭本自賢父兄涵濡之素加之明師友切磋之功多見多聞顧高科之不偶有民有社寧俗吏之爲同服勤茹潔行簡持公嘉績連收于兩邑賢名遂達于九重監州是擢恩獎斯隆雅望方諧於展驥遐心俄附於冥鴻松菊秋高已覺清風之

可遡山林歳晚尚觀諸福之來崇

劉咸彦行樂像賛

高樹凝丹秋江如練寄蕭散於扁舟挾童奴以為伴有酒有魚有琴有劍或泝或沿從吾所便遠而望之疑若晉宋間人即而觀之始知為劉氏子咸彦也惟乃克家之敏既經營以致其豊是宜幹蠱之餘暫遊衍以忘其倦睇彼芳洲雲移物變幸清流之可枕復何有於他羨

臨清翁像賛有小序

翁曾姪字民譽予妻兄也嘗瀕溪作堂以居扁曰臨清鄉人因以號翁而予實爲之記今其子曰淳曰濟復以翁像求贊于予追尋作記時忽忽十一二年而翁之壽七十有六矣記中所述于翁性行已詳無庸復出直舉其壽之美而推本以贊之其辭曰

猗人之壽惟德之徵翁德良茂壽宜愈增有汎愛之心有兼容之量事有斷而不愆言有稽而不妄怡然睟五世之宗卓矣爲一鄉之望此余所以嘗爲之記其堂又

欣然樂題其像也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賛

貌不踰於中人而英風遠㴂學有見乎大意而細行亦矜其論辨之雄殆瀾翻而海湧其文詞之健乃鳳起而蛟騰茂天倫之篤叙藹和氣之薰蒸安蓽廬之偃仰謝偃室之趍承向令見用於當時得以發舒其素藴心志既光明而不疚事功宜磊落而可稱豈意天年之早盡空期甲第之高登載瞻遺像邈矣良朋賛揚惟允永世

足徵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像贊

良璞未剖幽蘭自芳言有稽於古昔行無戾於綱常廣會羣居春風和氣族規家範烈日秋霜出入邁兩京之迹猷爲增奕葉之光古須巉巖心田則坦恩波浩蕩象服斯皇既踰八而望九況子肖而孫良賓席每虛於鄉飲且評尤重於邑庠磐松挺翠籬菊滋黄天之所佑樂且無殃究儀刑之在望慚述贊之非長庶少申於頌禱

詎能盡其鋪張也耶

旌孝蓉江王先生像贊

貌偉氣昌而色惟康陋脫綺紈之習清含蘭桂之芳寤寐前聞惟志之卓步趨周道惟行之莊既旁通乎載籍爰大發於篇章諒逢時之有命肆懐寳而深藏孝感克周於大變友恭仍萃夫多祥譽本家庭而鄉評允協榮膺鞶帶而令德彌彰至若襟懐之灑落談吐之鏗鏘接人之易置處事之周詳亦可謂兼有衆長矣兹怡怡於

暮景惟懇懇於義方其收功而食報又豈淺近之可量耶

貞節楊母梁孺人像贊

盛年寡處執志惟堅令有旌門曾弗少延持其完節以報所天相從地下無愧生前乃若勤以代終載廣其家之業慈而能教夙成其子之賢奉尊章而誠心曲盡遇嫺族而禮節無愆凡鄉評之末泯皆懿行之可傳者也竊取春秋之義式昭風化之先

大卿徐公傳

公名貢字廣賢姓徐氏泰和水南大原里人也其先自萬安阜口來遷曾祖諱應麟祖諱以忠父諱孟朗先兩世繼爲區賦長至其父始得代乃别築車谿之上篤教諸子公與伯兄川季弟威俱有異質相與共學交相切磨學成相次領鄉書成化甲辰公遂登進士第明年例與告寧親俄遭内艱弘治戊申服闋還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署車駕員外郎丁巳陞郎中還莅職

方會詔舉賢才南大司馬張公悅少司馬張公敷華同以公名上遂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公為人端厚謙約而嚴於自守遇事務叅酌情法之中弗苛弗縱在兵部時甞建言職掌五事俱得旨報可其處置公差船隻撫存犯罪夫役人尤便之初至福建有豪民冐種海田招致徒黨以數千計鎮巡疑所處檄三司集議莫敢堅決公曰吾甞察之稼事十六七成矣急之必致變宜俟其獲懲其人而申嚴其禁自可無虞衆遂以其事屬公事

卒賴公而定閩之鄉士累建請鬻僧田部符下藩司查處公時兼管四道既考見其都數察諸議者意皆主於奉行公獨以爲田之在僧糧差無幸免者今欲變賣則其間虛糧萬數無所於征且賣入勢家則優免者必多差將誰任况諸大寺僧徒佃客各不下千人一旦奪其所資以生者其能安坐以待斃乎此其不可明甚以報戶部雖駁令再處竟亦不果行也建寧大水壞及城門公董工修築城中舊有流泉一道久堙弗通屬頻歲火

災且科目乏繼談者皆謂泉堙致然求通屢矣而泉之入出干涉城垣用此率難其事至是公慨然曰事機之會其在今日乎遂疏導之以其方已而士果興災頓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南詔地鄰廣東流賊嘗入犯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戶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策為長議未行而賊復入至以巡捕官去公即時督厲兵士擒獲其首惡及黨與二百餘人遂舉行其初議城既展公廨營房以次就緒居人始有寧

宇其地嘗封閉銀坑一所即令守禦官軍以時巡邏而罷遣其客兵歲省口粮幾二百石福清縣庫被刦盜不時獲邏者計誘二人許以自首免罪乃妄引平民八十餘人公廉知非真緩其獄而竟得真盜八十人者皆賴以免惠安丙洲兩鹽場鹽苦而黑商中殊少例許折納銀米場丁仍晒鹽貨賣時泉州一衛以犯禁當戍邊遠者二十人公不謂然一日以問臬司犯鹽禁者何處戍答曰有例二千斤以上邊遠充軍公曰例首不有越境

二字乎在坐皆默然有慙色自此問遠戍者鮮矣福清舊額魚粮七千石比年所入纔及四千公究知魚戶舊則船八百料者納糧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餘以是為差歷年多舊戶日消而新戶日長弗登于籍乃一一覈實新戶止各徵其半以補舊額舊額頓復而其民一無怨言佐閩藩垂十年政績甚懋屢爲巡按御史所旌正德巳巳春陞河南右參政事有干藩府者據理平處人皆慊服其年冬陞遼東苑馬寺卿會公久病未痊先已

馳疏乞休致辭甚懇遂得請而歸公平生謹於事親居喪有禮既仕獲再贈其父南京兵部員外郎母歐陽氏由安人進宜人及休老于家歲時輒躬詣先塋展省增壤屏翳祠堂敝則重建之待子姪及宗族姻黨皆有恩意然隨事警飭亦不以姑息爲愛也去縣城止隔一水非公事未嘗入士君子尤高仰之公生正統戊辰卒嘉靖丙戌年七十有九矣深惟始終常理乃相地於天柱岡尖峰之下築壽藏焉既成以銘見屬余嘗執筆史館

粗聞書法有如公爲人爲政皆卓然有可稱述謂宜立傳以傳久遠乃據曾桂陽所錄事狀參以平日所知爲次第書之如此蓋善善之公也公元配劉氏繼周氏贈封皆宜人四子䣊援例冠帶郈郡郈俱邑庠生而郘前卒

論曰先吏侍公方嚴少許可往官南雍最與公厚善余以此獲從公遊公嘗與余談經理致精確粲然如指諸掌余心服焉其學之所得者深宜乎施諸政理類非俗

吏所能及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學乎

太常典簿楊伯川傳

伯川諱增常州武進人其先相傳出漢太尉震居武進者六世矣由錢塜再徙前黃至今同居其諸父宗範宗謙宗源諸兄伯和相繼登科為仕族父浦號蒲軒母胡氏太保忠安公姪女伯川自幼機警言動皆有畛域稍長治毛詩補郡庠生俄以例升太學累試鄉科不偶久之始拜龍虎衛經歷三載考最賜勑有幹濟操持之褒

而贈其父以其官贈其母爲孺人妻陸氏封亦孺人無何擢南京太常典簿伯川累世豐富其居官毫髪無所取事無大小一裁之以法以故其同事及其下人多嚴憚之初逆瑾嘗併龍虎衛衙以廣其居及伯川得官龍虎遂能節縮俸資創造如式太常之擢葢與能也在太常河東張公芮爲卿余爲少卿皆才伯川事常倚之以集伯川亦欲伸其志於知已持論常侃侃一日爭事過激忤張公余力解之退復與伯川言所以處之之宜伯

川亦悟事良已然頗藉藉外傳會考察例行言者因以此疵伯川吏部擬從外調時伯川滿考去過家聞而嘆曰吾不能復仕矣即上疏乞休詔許以本官致仕知者皆惜其用之未竟也伯川性孝友待其異母弟伯温素有恩意凡先世遺産及身所充拓者皆與之均已而弱不自持扶持之尤力待賔親有禮于鄉人及往來道路間者亦能有所利濟雅嗜音樂然絶不飲酒其用度有制雖富而不奢也家居僅四年年五十有一正德戊寅

七月三十日疾卒前卒之數日以家事付其子鑨纖息無遺其配封孺人者贈禮部侍郎龍臯陸先生之女男子惟鑨一人太學生淳篤知向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尹之子太學生道生次適徐符卿之子坦次許嫁成國公叔子鳳餘尚幼伯川既卒其表兄周時鳴嘗過余道其平生而悲之且曰先生知伯川者忍不爲之一言俾克有聞於身後乎已而復具事狀以鑨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摭其實爲之傳授其子俾傳焉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巳柔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鋭然爾長途方騁而忽焉中躓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詳邪然視夫世之便辟側媚脂韋洟涊甘於汙穢之處以求尺寸之伸懵不知廉恥二字爲何物者其爲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整菴存稿卷十一

整菴存稿卷十二

明 羅欽順 撰

奉議大夫修正庶尹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

公墓表

正德初年逆瑾方用事察士夫不附已者輒斥之時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公資望兼優吏部擬填太僕少卿員缺及報下乃令致仕瑾既誅死言者多以公與劉

東山諸公並薦僉議當復起而公俄已即世君子皆惜其用之不究云先時公葬其配於邑之下露墟預營壽藏于其左其孤梓既以公卒後五月奉柩而藏之及是其子壻蕭桂來南雍卒業乃手錄事狀一通謁余再拜請書其墓上之石往余與公久相處雅辱愛厚誼固不容辭也公諱温字德和別號鑑亭姓程氏永州祁陽和平里人其先世家河南之上蔡曾祖惟旻元季為祁陽令阻兵亂遂占籍邑中祖子富考達蘭谿主簿再贈南

京吏部郎中母劉氏出誠意伯之後宣府左衛千戶佐之女公自幼則從事問學年十六補邑庠生成化甲午以詩經領鄉薦已而卒業南雍與鄱陽胡大聲樂平程正之交莫逆甲辰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進考功郎中公外和内剛器質厚重言動必以規矩自官吏部於人物即克究心一旦考察庶僚公適為考功以贊太宰廢置無或不當大為縉紳所推太宰張莊簡公嘗以事有定見志有定守稱倪文毅公又以文行兼優

廉能並著稱皆薦其可大用於是有通參之擢後野亭劉公為太宰復當考察公以年踰六十即移牒乞休野亭持之不肯上曰君未宜去當與共圖天下事爾其見重於當時諸名公如是及歸林下杜門却掃平生所購書凡五百帙盡以充入學宫曰來學庶其有資有隙地在舍傍乃闢軒鑿池環植花竹朝夕偃息乎其間親朋至則談笑彌日足不及公府口不及時事遠近聞而高之公以正統丁卯生生三十八年而仕仕二十六年而

休休六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娶成氏吉府奉祠正賢之女初封安人進宜人又置側室三人皆無子以伯兄壽官淵第三子為嗣即梓也女六人已嫁者四壻甯象賢蕭桂皆國子生劉廷瑜邑庠生其巳字者一一尚幼孫男一人瑩顧太守華玉嘗為公記壽藏而未及詳其世其葬也故人相知者皆相去遠莫任為銘葬已而桂始託余余是用特詳其世以表于墓上其平生大節則張倪二公之評品可徵當為天下後世所取信宜不假

余辭之贊也嗚呼公其不朽已夫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君用成聞其父封君之喪將奔歸襄事介同官葉君時用徐君可大來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辭不文不獲退而取徐君所爲狀讀之則其事多可書者乃作而嘆曰嘻是其墓之有表也宜哉顧雖不文書之其可不法按狀公諱倞字士能號石菴姓毛氏其先良鄉人曾祖從讓洪武間以部長從征定雲南遂

留戍其地因家焉祖義父瑀母曾氏公性醇樸而篤於孝友於治生尤善貲稍裕則推以與二弟而赤手自樹用此恱於其親季弟居禄豐莊越三程來省暴病以卒公慟甚為獨舉其喪長女適中江教諭裴旻旻卒老母妻子無所歸亟迎以來居之便宅凡生事皆為之經紀其母終則葬之子女長則婚嫁之而女氏訖完其節諸子皆教之學給事君既仕所面命若貽書若因鄉人寄語一惟忠孝大節是訓語不及他常言若能持身奉公

吾死且瞑目其激切多類此也雅重然諾善平人之曲直而恥言人過人有窘急常傾己助之或貸而不能償則焚其券其接物和易下至僮僕遇之皆有恩平生不信浮屠惟喜延儒紳俾諸子有所觀法稍暇則觀古史於歷代事變類能道之蓋滇南人士稱之必曰先生而無不愛且敬者此公之性行可書也公賢而壽且康鄉飲禮行有司得公爲大賓乃皆喜而公每謙避僅一再赴給事君嘗以行人奉使亟取道歸省得少師西涯李

公詩爲壽傳誦傾一時甫入科遇國慶推恩公遂被勅封如其子之官階徵仕郎而原配谷氏繼袁氏贈封皆孺人又三年為正德癸酉正月六日而公卒享年八十有四矣此公之榮壽可書也公祖父皆早孤而單賴曾祖母劉祖母魏守志不移撫之以立劉之寡也年方二十四魏之寡也年方十八相與引毛氏垂絶之緒而屬之公豈非難哉至公之世而子孫始衆積善餘慶要為不爽然非徒衆而已乃有給事君秉時而出以忠蓋稱

為天子爭臣聲烈著聞而天下皆知雲南之宦族有毛氏也豈非盛哉於是絲綸之命士君子之論莫不以善教推本於公夫公能以其子亢宗而二母之節益顯是尤不可不書以昭示無窮谷孺人爲處士竹窻之女柔嘉莊靜有中州舊族風範佐公甚得婦道而不幸早卒法當附書公五子鑑玉鎧錡鉉玉即給事君也鉉縣學生二女一適胡守旨谷出孫男七曰清曰漢曰涇曰汶曰洪曰淇曰淇女五書以著其世他有墓銘在無庸複

書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墓表

弘治甲子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卒于家先是君以疾謁告家居士友皆冀其復起至是竟不禄聞者莫不悲之是歳之冬其嗣子球俾其介弟塘來南都謀葬事余諾為行狀又為請葬銘于其榜首太常李公公亦諾之而適以考績北上余亦得告隨侍南還皆不果為明年冬球兄弟葬君油潭之山余往與于

執紼之役已而來謝泣言曰先子葬已緩訖未有銘雖
則人事差池然不肖孤何所逃罪幸先生改為之表俾
孤等刻置墓上用少贖罪戾於萬一是所願也余重哀
其志矧實知君忍使其平生遂弗彰聞于後顧行狀亦
未脫稿乃芟其繁而謹書之君諱剮廷器其字別號居
易自幼頴敏過人初讀小學書至諸葛武侯范文正公
事皆書願學字于左師大奇之比長舉業既成猶以為
未足遂負笈往從一峰羅先生遊居久之造詣益深特

見奬予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八乙巳出知鄧州君性本慈祥其設施一以愛人為主時方歲歉首竭力救濟饑民賴以全活已而益廣儲蓄數年間積穀至七萬石收養孤寡凡數十輩察疑獄生死者六人於學校尤盡心激厲有方而誨諭諄切其於鋤惡亦果有罷閑廵檢王雩者横甚人畏如虎君捕得竟論戍邊由是部使者交稱其賢署其考皆最弘治庚戌以外艱去任癸丑改睢州其治睢如鄧重建廟學修築河堤

士民莫不歸心且連知兩州皆有嘉禾紫芝瓜果並蒂之祥頌聲屬耳又三載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其治獄務求情不肯有所遷就當其執議挺挺雖忤當道意不恤也然亦以屢執不合遂謁告以歸君篤於大倫事父母及異母諸兄誠心無間初其母劉既喪其父澹菴公遂析產以畀諸子繼室子惟君畀田數畝乃遠而瘠君拜受於堂下退靡後言後以進士居京師念公年老即奏乞歸侍事雖不遂然士友益以此賢君任

鄧所得俸資必先以備養諸兄子姓咸取給焉其居公之喪他事一不聞問惟建祠堂以奉時祀合族人共爨以隆親睦而已於處鄉人故舊雖貴不變有負已者亦接之怡然嗚呼能言者不必能行勉於暫者或違於久此士之通患也君於言若不出諸口而行乃能敏焉故其處則父兄宗族信之其仕則君子稱之小民德之而其感於物者又能致祥而召瑞斯豈可以偽為者哉雖其位止於五品壽僅踰於五旬若未足以盡其才而卒

其志然視彼靜言庸違石中玉表者固已相去遠甚嗚呼斯其可表也已鄧之先由金陵來居泰和在宋有舉神童者數傳而至明遠娶冠朝郭氏始居今之鄧原國初有以文得與同邑楊子淵羅子理並稱曰崇志先生者君世伯祖也曰原善曰永文君之曽祖祖也父諱鵬翀澹菴其别號性豪邁涉獵書史以君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母劉實繼郭配蕭氏先君卒二母及配贈皆宜人男子七球瑭瓚琮瑊瓏璫瓚邑庠生其季亦多秀爽

知向學男孫二梁棨葢君墓中之石未書則余書其墓上之石於其世有不容略也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高明之胄襲國恩而受官使所能終有令譽無忝其先烈者何哉端厚而周詳恬和而有恥守其道而不變則上下左右皆宜之是以令譽克終而於先烈無忝此其人固不多見然則曾君之墓余可無文以表之乎君余同里人也諱慶字曰慶别號延菴故刑部左侍郎省軒

公家孫六合訓導主敬先生嗣子君生質簡重稍長即
隨侍公左右日領誨言讀書作文積累不懈年二十以
公蔭補國子生預試京闈文卷巳入等考官或避嫌落
之後屢應鄉書竟弗利年三十九始為福建布政司都
事小心善贊畫嘗供事試院力薦松溪吏陳明入試巳
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入朝私贐無所受幕中時有差
遣知市舶之盤詰為人所趨絶口不言至如巡鹽監織
稽覈屯田類當涉窮荒歷艱危與諸豪猾為敵讎擻至

即承或助之治裝輒遜謝竟其事皆辦聲舉由此遂起
中以外艱去凡再任乃滿九年吏部通閱其考多褒語
語出於御史者尤善遂擢知合肥進階食俸皆從六品
從陞格也合肥廬附郭縣舊嘗掣肘君至則修明職掌
體正而情通或啟以時宜結鄉宦飽權璫則可以要譽
免禍君亦不顧顧戒石亭闕則曰是官箴也何可無創
為之如式均叙賦役賑救凶饑務使實惠及民民馬氏
市居習持吏短長為家一旦發其姦論如法有徽賈墨

銀以贄輒峻斥由是政聲日章卒亦無能禍君者俄以疾卒得年僅六十人皆惜之君平生篤於倫理爲都事得間輒取道歸省父祖祖父相繼没二喪迭舉皆出君區畫而孝誠備至仍刻省軒遺德録以傳處分家財一惟母命待其弟庠生廱盍老而益厚也二叔父與父異出視猶一體恒切切冀其有成自奉泊然而性喜修潔書畫服飾常自完整母郭氏配羅氏余族姑君以都事勞法當貤封勘報不時臨終以爲遺恨子男四南冏同

用用邑庠生女一適尹憲副之子習孫男八戩咸威或箴式盛試女四長適楊鴻諸孤既葬君西徑之原以余世姻雅知君來請書其墓上之石余文素拙誼則不容辭也惟君位未崇年未永其用容有弗究而聲譽之美所得良多一時名公如戴都憲廷珎泰司馬崇化張京兆宗厚皆盛加奬予往往見於文字非其端厚周詳而有恥何以致之先烈載揚而垂後亦裕墓之有表固其宜也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前濟南知府萬安蕭君謝事家居之八年年甫六十有三正德戊寅八月某日以疾卒先是歳在癸酉君得吉地於其邑之荷塘山既以葬其故嬪王孺人遂營壽藏以俟前卒之數月適余省恩歸省君以其子阜來訪首出所自書行實一通王憲副正朝所書孺人行狀一通示余請合為一文將刻之碑以垂示無窮余頗疑乎其名然誼有弗獲辭者既復以書商確書未報而訃聞矣

悲夫皐襄事有期乃奉君遺言來申前請顧雖不敏忍不為之表著以慰君於地下哉君諱柯字升榮號默菴姓蕭氏其先有希宗者自龍泉尚洲徙今萬安之龍塘至君若干世矣曾大父雲巖大父用器父諱𦬼母泰和長溪曾氏君生而穎異年十一二已能賦詩綴文提學憲副夏公奇之養之邑庠勗之以遠業成化癸卯遂領鄉書又十年始克登進士科居二甲前列改翰林庶吉士學識益充踰三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持憲有體

雖嚴而不苛嘗廵京城督馬政按四川凡所剖斷激揚多協公論考績書最勑以其官封其父而贈其母孺人配王封亦孺人兩遭家艱荐經數載比還臺遂掌三法司奏牘俄有濟南之命至郡方值歲歉君亟以賑濟為務防制盜賊招撫流亡伸理寃滯孜孜如不及於學校尤加意作興已而郡庫之財有用之不以其法者君發其事事聞上罪坐廵按御史竟死獄中言者因以是及君君遂坐免遇有相慰問者則曰吾無愧於心足矣他

何計哉君謹飭自好而篤於大倫四兄早亡與其弟協心幹濟以養父母提挈諸遺孤子俾皆底于成與人交意氣驩然而未嘗苟合雅善舉業由鄉舉入太學嘗試屢占首選從遊之士常數十百人鄉試之年嘗一為四川監臨官兩為山東掌卷官所刻程文往往經其潤色其他應酬之作亦皆有思致有松鶴軒文集藏于家孺人諱恩珠正朝憲副從兄正中之女也性明慧通女誡諸書及歸君能以勤儉佐其所欲為彌縫其所未至而

縱臾其進學尤力用此甚為君所敬禮事有未合未嘗不與之謀謀出多稱君意即所不可君亦終不行也及君自濟南入朝孺人在邸疾且殆猶戒其子遣報平安如常日曰無以是撓而父心其識慮深遠又如此家道之成非偶然也卒年五十有一實正德戊辰正月十四日君凡二男二女孺人出者男即臯邑庠生績學有待女適同邑廖民頌先君卒幼男曰夔女許嫁同邑王某者側室黎氏出孫男二仁孝余家去龍塘稍邇余初遊

場屋已識君名其相與定交則自癸丑同升始既而兩家婦子又同舟北上情好之篤莫或加焉迄今二十餘年而死生離合之際有不勝其可感者矣君名位不為不顯文章政術亦皆有以自見所可惜者退休之日早其於建功立事有遺力焉然以其未老之身而獲夫優游之樂又能明乎必然之理而順夫來去之常可不謂之有終已乎斯其可表也已葬之歲月則正德庚辰某月某日云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先生諱佩字光郁以字行別號南皐居士姓楊氏世家泰和之高隴與太師文貞公同宗曾祖子友祖彥實嘗輸粟有司備荒璽書旌為義民父敏異亦以輸粟冠帶先生生數歲則知學甫弱冠選補邑庠生與仲兄僮俱有名提學臨試率居甲乙之列其時文既善尤喜為詩坐搆行吟至忘寢食屢應鄉試輒不偶而詩名特著往往見知於賢士大夫久之始膺貢上春官再試及等授

衛輝府學訓導守官清苦而勤於講授諸生多用有成凡七年以病謝歸歸五年為正德乙亥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先生孝友慈厚父既卒家事一惟伯兄處分後以母命析居所得土田有便於伯兄者舉以讓之無難色待諸兄之子一一有恩家故饒財自奉儉約而豐於賓祭尤樂施予同舍生有貧乏半月廩之入皆以周之族建祠堂首營致大木以為倡從弟有嘗陰謀為害者先生恬不為動迨其妻死于疫與之棺而

葬之蓋其識量如此配胡氏有賢行先先生三月卒先生所為詩專用唐律多至數百千首而稿或不盡存存者皆藏于家惟當代名臣詩一卷梓行于世初先生年方四十即相其鄉鵝鼻峰之下預營壽藏嘗作詩一首云殘編於我老將至預為夫妻身後謀自古以來無不死此丘之外更何求已知處世真如夢何必蓋棺才是休親見四周風氣足青山不動水長流及將屬纊又作詩一首以自輓云平生清苦承先德不覺光陰七十年

無命無才今已矣有生有死古皆然休論教職俸囊盡
敢謂名臣詩句傳回顧南臯春意舊鵝峰江近水涓涓
凡其詩之格調大抵類此而其為人大致與夫始終之
際二詩亦可以槩見矣其孫普茂既以先生卒後七日
奉二柩合葬所預營處普不遠千里來金陵謁余文將
刻石表于墓前先生從兄之子平為余女兄之夫余辱
交於先生尤厚無可辭者乃據先生孫壻邑庠生王歷
所述行狀取其世德之實學行之美書之而特著其詩

二首以見其所成如是庶乎後之讀者知而信之也嗚呼先生其不朽乎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脩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年矣脩衡恒痛念二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于墓道及其嗣子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文刻焉余既舊交且宗家固宜無靳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

以不暇比余省覲還任嗣秀已注選而歸㑹衡復寓書其從弟太學生㑹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㑹衡自為狀云初祖號雲邃翁當宋建炎二年自廬陵巇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珍生贈南京光祿寺典簿允恭寺簿生詩敎敎生考諱高字時升別號竹軒考氣豪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子擅名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累赴鄉科不偶天順癸未膺貢入太學旋丁内艱服闋之京遇盜于繁昌至月子河遂卒時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

日也年止四十有四妣出同邑舊族天性純朴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尤密中年寡處子女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復遭歲歉幾不自存所親欲令就産于鄉妣泣且言曰不幸夫罹竒禍所以忍不即死者為此遺孤一旦置之村莊與樵牧伍烏望其能世先業終不聽頹垣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兼資紡績既而豪鄰有覬覦其居地者勢不能遏乃攜諸孤幼往依外家以居時從叔憲使安尚從公食亟令胥衡從

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舊廬妣心良慰然以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肩衡方卒業京師聞妣動須扶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呼肩衡屬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爲本下至僮僕輩一一呼而慰之翌旦遂卒殆若前知然者考妣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妣十月六日也子惟肩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壻符善懷曹燉胡伯川國子生蔡國聰孫男二嗣秀其長

次嗣才孫女二壻陳仕學許栻俱邑庠生狀簡而文末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爲之惻然有動於中既以悲竹軒之不幸及詳觀其寡孤之所以自立以克至于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禍惟君子而得禍此其所以為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既沒門

戸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晦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垂裕後昆俾寺簿之宗于兹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孺人克盡爲婦爲母之道秉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迓承乎天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間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其所以然以爲羅氏松山墓表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劉之先本汴人宋季有功甫者來爲吉州萬安丞遂留家邑城西奕世載德至今伯祖克平累官刑部尚書始大顯從伯父述憲及公官皆至左布政使再從弟咸栗今爲刑部左侍郎百十年間連三世比居大官文學行誼政理之長往往有聞于天下公諱挺字咸卓生質明粹從師問學穎悟過人以邑庠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弘治庚戌中二甲進士觀政兵部癸丑授武選主事已未陞員外郎辛酉署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正德戊辰

以內艱服闋改禮部歷祠祭儀制兩郎中尋陞光祿少卿庚午邑人有通番事敗者時逆瑾竊柄雅忌江右士夫因偽傳詔旨凡其官京朝者皆與外任公遂出為湖廣右叅政辛未陞右布政使壬申轉左使移河南公為人精確端凝臨事尤不苟雖處繁劇未甞少厭初莅武選雲貴旗役冊適至同官疑其多冒濫欲盡革之公謂此曹素衣食於縣官一旦盡革將失所者衆詳其本末以為去留可也於是稽較累日得可存者十五六時大

司馬馬公嚴重少許可閱公所上牘甚嘉之曰活者殆萬人矣武弁蔭襲新條舊貫乍離乍合吏易緣為姦公默識無遺子奪皆自己出或挾威富輒求上比者一不顧曰法如是吾何敢私在武選凡十餘年所守如一日銓綜清整譽望甚隆間嘗輔少司馬李公閱邊李公卒于行公攝其事修城堡選將領補器械出精卒於私役以實行伍諸所施設皆適機宜為少卿嘗被命勘遼陽軍屯同事者意有他忌公為梗俄以計解其使事在湖

廣厲精句宣威立惠行無減其伯父長藩時也河南荐經大盜千里蕭然公初至盜甫平王師凱旋宴犒迎送勞費百出羣僚相顧殆莫能措手公不動聲色區畫有方事皆贍舉人情大恱無何感疾間小愈益勤事事已而增劇遂不起癸酉八月五日也得年僅五十有六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俱贈刑部尚書祖諱廣華卓犖工詩翰考諱述勲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妣彭氏封太宜人奉直公早世公事太宜人甚謹恒得其歡

心與二季居怡怡如也接人謙和有片善輒稱之不置
爲古章句步驟柳柳州字法顔魯公晚益奇偉精於易
學鈎深剔微卓有定見遊其門者甚衆多厎于成若吏
部左侍郎汪君偉翰林修撰陳君瀾按察副使吳君山
其尤顯者其器業宏裕士夫莫不推重都憲安成張公
司徒安陸孫公冢宰樂平喬公知之尤深使天假之年
所建立又當何如也配蕭氏同邑學堂官族封宜人男
子一胆邑庠生男孫一宗健公卒後七年庚辰之冬始

克葬其邑楊梅山之麓其年明復短折又五年爲嘉靖乙酉公季弟摶以潮州府通判致政家居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示久遠乃爲書授宗健來請余文余初仕京師與公鄰居往來為密嘗荷公有所警發盖相尚以道相契以心者也公族弟邑庠生宏為余子壻復助判府君以請顧雖不文義其可辭哉事狀出刑侍君允為實錄銘曰

崐岡之珍匪珪斯璋鄧林之植匪棟斯梁猗歟德門禎

祥所萃莫出匪賢亶惟國器仕非徒顯名以實隆往者
弗覿盍覯于公玉質瑰文有卓其行介不失人和不失
正十年武選譪矣休聲軺車所至克壯邊城公所當為
盡其在我内陟非華外遷非左荆湖南北地大民稠旬
宣之績人歌二劉晉長汴藩百紛填委會通在目從容
而理庶幾黄髪弘濟斯時天乎何意而遽奪之世實需
才才難自古蓄弗盡施歸咎無所高原欝欝斯卜斯藏
刻辭墓道於昭厥光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公姓夏氏諱儁字時訓別號訥菴卒弘治壬戌十二月十五日年僅六十又明年正月葬其邑范莊先塋之次時其子從壽官至戶部郎中而公亦既被封爲承德郎工部主事矣郎中既免喪未即起會逆瑾亂政輒坐以罪除名及瑾伏誅官乃復始獲贈公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公配包氏亦自安人進封太宜人距公之卒蓋十年矣後十有二年太宜人壽八十有一嘉靖癸未二月

二十五日無疾而終時郎中以福建左布政使入朝歸至京口聞訃號慟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啟公之兆而合葬焉以欽順辱在同年雅相知先期具事狀緘書幣遣使走二千餘里來以墓碑見屬顧欽順亦抱無涯之戚久廢文事而書詞甚懇有不容以固辭者乃勉爲之書按狀夏之先本陳州人有諱旻者從宋南遷始占籍江陰至公十二世而上世多顯曾祖諱賢永樂間以人材徵歷事有勞未及官而卒祖諱景昭鄉稱長者考諱瓛

甘隱嗜吟自號小靜以見志母趙氏出宋宗室家法嚴整公生而頴異數歲誦習兼人甫成童即以父命當家不克終學然家事井井小靜嘗被詿誤公奮往就逮痛被拷掠卒無改辭事竟白母嘗遘疾晝夜不離榻前居喪盡哀歲時尤篤於追遠父母所嘗敬愛者遇之終身不變與傲弟處能有容哭其死痛苦不勝因致羸憊樂道人善有不善輒面斥之賓客過從談笑灑灑所交厚者緩急輒為之盡力遇里中子弟隨事勸誘不自為煩

博物多能於星命地理卜相諸家之術槩所通曉凡古書畫器物一過目頃眞贋無遁情好事者多就公以求鑒定雅善繪事兼工刻鏤既自以爲無益絶不復爲晚讀醫書有得因嘆曰人生業儒上也其次宜莫如醫於人良有濟二者吾皆失之今老矣吾子孫幸識吾言其治家嚴而有恩自奉精而不侈雖片紙必適於用布政君自幼學即嚴督之禮致明師未嘗惜費受封之後有司屢請赴鄉飲輒遜辭其謙退又如此然壽不稱其所

有故其卒也人尤惜之太宜人出同邑名家宋龍圖學士孝肅公之後父曰士初母陶氏太宜人生有至性母病不食亦不食能讀小學列女傳而纂組尤精及歸公克承克相旦夕奉舅姑之養惟謹賓筵時薦皆迎意而辦見公疾惡過甚常從容諫止之兩遭大喪贊公襄事幾無遺力陳氏妹家貧無子請於公致其夫婦與之鄰處而禮送其終夜常篝燈治婦工輒課其子誦讀盡二鼓乃已子既顯未嘗色驕及其除名而歸亦怡然不以

介意惟却冠帔不復御俄追奪令下笑曰吾固知有是也其後年益高家務日殷旦夕猶綜理不倦僮奴殆千百指錢鎛機杼各勤其事計日而獻功布粟有餘尤樂施予事一經其裁決人無不厭服者宗黨皆以女丈夫稱之子男二長即布政君時望偉然次從聖女三壻周濂趙慎何惠孫男三長禎邑庠生次禋次祐女一許聘華子信次子及趙氏女及禎皆先卒曾孫男一霖霖母王氏禎婦也守節以長其子亦太宜人有以成之事狀

甚詳皆布政君所自述書其大者如此餘不能悉書也

蓋公所不足者年而令名之垂則永太宜人所不自享

者逸而遺其後人之休則有餘凡綸命之所褒鄉評之

所尚孰非公之所以不朽而墓碑之刻布政君尤惓惓

不置孝子之用心固如是哉銘曰

夏始南遷惟狄之避再建厥家武蕃來裔或質而處或

仕以文提學判府表表前聞顯晦相秉亦惟天意長厚

餘風逮公弗墜公多材藝內行亦修凜其剛直孰我敢

仇私養公需仰酬俛應宣聖有言是亦為政惟賢克配天固畀之識高慮逺代終允宜勉勉相先克成其子高步天衢蹶而復起貤封有命有赫其光其生孔淑沒也不亡松栢成行永寧玆窆太史作銘洵于世世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贈淑人范氏為贈右副都御史菊軒姚公之配令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鏌之祖母也沒後五十年為嘉靖壬午以宮保貴遇國慶覃恩爰贈淑人初淑人葬時嘗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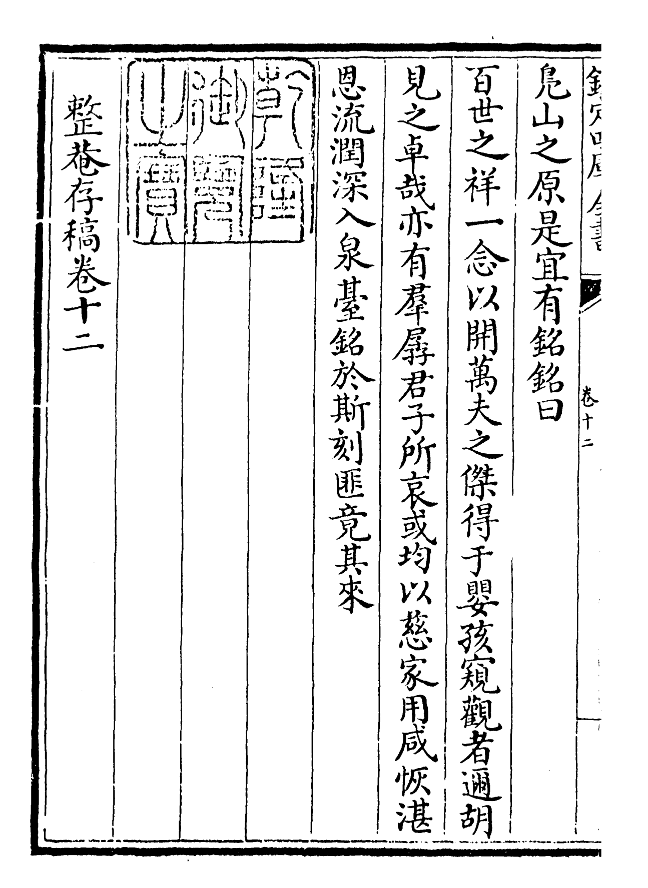
存没大槩納諸壙中而德善之詳未有述也宫保恒夙夕慊慊惟弗傳之是懼及是以提督兩廣軍務功成得謝秉傳東歸乃辱顧欽順于山中猥以墓文見屬顧淺薄無能為役然交深而誼重其曷辭按狀姚范皆世家慈谿宋知越州范公信淑人所自出也父積翁母陳氏淑人自有知即涵濡内教動止有常度嘗讀小學諸書於姆訓甚閑及歸菊軒公尤善内助會公尊人雲隱先生以詿誤謫戍遠方羣從子姪六七人皆孱弱無依至

不能具饘粥菊軒顧而心惻以屬諸淑人淑人曰是當無負於公乃収恤提攜衣之食之時其缺遺而補益之恩勤備至及長復選求名家女以完其室家由是皆底成立生事日廣門户復大振蓋同居而食者垂六十年後乃異爨然恩愛綢繆無間也人以為有鄭氏義門之風淑人初無所有久之始得一女乃言於菊軒公曰吾聞物有螽斯者善羣處故多子孫公無芥蔕我宜速為百世圖可也菊軒善其言乃納少房徐氏遂得二子淑

人旦夕引以自隨恩猶已出及其從師受業時脫簪珥以為之助焉自宫保初生即大奇之甞寘諸膝指以語人曰大吾姚氏者必此孫也若是者蓋累累言之宫保亦耳熟焉恒語所知不知當時所見云何何其異也以舅姑皆没於戍所遇忌日必蔬食者三日躬設奠哭泣盡哀客有來賀生辰者輒峻却之曰吾舅姑安在吾敢當此禮終其身不受鄉人皆稱淑人之孝可以為法矣平居容必整服必潔几席非洒掃弗即婢使見之皆肅

然不敢有涕唾聲月旦望坐堂上子婦以次進見咸甲甲惟謹環侍左右拱聽告戒命之退則退亦無敢為嬉笑者其嚴正又如此子男二長垌浙江壬午舉人建昌府學訓導次墅宫保父也倜儻有風槩所贈官與菊軒公同女二長適士人孫琳次適錢琴孫氏女淑人出也孫男四長鎡例授承事郎次鎮次即宫保次鎮曽孫男十長潮次泮邑庠生次渙次涞癸未進士第一人翰林院修撰次漶乙酉舉人次汲國子生次淦次湞次滚次

獻女一適南京刑部郎中王鎔嗚呼和氣致祥寔惟常理以今觀乎姚氏宫保振其烈翰撰繼其芳文學才猷志行之美功名之盛蓋天下莫不仰之其為祥也大矣繼今而出者又未可量也然推原所自謂非淑人螽斯一念中來邪夫德類螽斯和之至也其所禀者厚矣宜其他行皆非尋常女婦所及宫保所以服膺無失至于皓首而不忘表章之者親親賢賢其道固如是也淑人生以永樂甲申卒以成化癸巳葬以乙未墓在其邑飛



皀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百世之祥一念以開萬夫之傑得于嬰孩窺觀者逦胡

見之卓哉亦有羣孱君子所哀或均以慈家用咸恢湛

恩流潤深入泉臺銘於斯刻匪竟其來